

地方性的神话观：菲律宾阿拉安—芒扬 原住民的民间叙事自然分类

史 阳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自然分类；民间文学；神话学；地方性知识；菲律宾

[摘要] 本文探讨了菲律宾民都洛岛山区中芒扬民族阿拉安部族原住民关于当地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笔者于2004年7月、2006年4月、2007年1至2月三次在该部族中从事田野工作，搜集当地“活形态”的洪水神话和创世神话，调查原住民的相关信仰、仪式、巫术、神谕等。本文建立在参与式田野观察的基础之上，首先从民俗学学术史的角度回溯“自然分类”在民俗学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和方法；然后论述阿拉安人对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并与现代民俗学的相应“学术分类”进行比较，探讨在阿拉安人自然分类中所蕴含的当地的神话观；最终勾勒出由这些自然分类构成的、富有地方性色彩的“阿拉安—芒扬地方性民俗知识”，阐释了在原住民主位式的神话观中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之间的区别。

[中图分类号] B41.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2-0090-07

The Local Notion on Myths: the Native Classification of Alangan-Mangyan Indigenous Filipino on Folk Narratives

Shi Yang

(Department of Orient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words: Native Classification; Folk Literature; Mythology; Local Knowledge; Philippine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ive classification of folk narratives of Alangan-Mangyan indigenous people who dwell inside the mountainous jungle area in Mindoro Island, Philippines. It is based on three times of fieldwork by the author in July 2004, April 2006, January and February 2007, while the narratives of creation and primeval deluge, related belief, ritual, witchcraft and oracle were all been observ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paper, firstly som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discussions about the native classification of folk narratives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folklore are given. Then, it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the native classification of Alangan-Mangyans on local narratives. Finally, by the comparison of Alangan-Mangyan native category and the analytic categories in modern folklore studies, it portrays the local notion on myths and the nature of Alangan's "local knowledge" on native folk narratives. In this way, the differences among myth, legend and folktale in the viewpoint of natives are clearly interpreted.

对于“非西方”式传统社会中的“异文化”的关注，一直是两百年来现代民俗学和人类学所关注的学术主题；东南亚地区的土著民族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长期吸引着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目

光。本文所涉及的，是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山区中芒扬民族阿拉安部族原住民，即阿拉安—芒扬人(Alangan-Mangyan)，或简称作“阿拉安人”。

*[收稿日期] 2008-10-31

[作者简介] 史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语系菲律宾语教研室讲师。

本项研究的完成得到了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及陈伟雄博士(Dr. John Ong)的大力支持。本文中的“芒扬神话”指称的都是芒扬民族阿拉安部族的神话，“芒扬人”也是出于对阿拉安人的自称的尊重，指称的是阿拉安部族，因为“阿拉安人”实际上是外界赋予他们的称呼，以区别于其他芒扬部族。国际学术界和菲律宾学术界对于芒扬民族的民俗学、人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拥有文字书写系统的哈努努沃部族，最为有名的是荷兰学者安东·波斯特马(Anton Postma)对于安巴汉(Ambahan)诗歌的研究。关于阿拉安部族的研究尚不多，所涉及的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族群研究等，主要有瑞士学者朱格·赫布林(Jürg Helbling)、德国学者彼得·布洛林(Peter Braeunlein)、日本学者菊地靖(Yasushi Kikuchi)等。迄今为止，对于阿拉安部族的神话、传说等口承民俗或民间文学，国内外学术界尚未有系统的搜集和专门研究；只有当地教会学校的教师自己做的少量采集，且并未结集或出版。故笔者所从事的阿拉安民俗人类学调查、搜集和文本分析可谓该领域的初始探索。

阿拉安人是无文字部族，世代生活在民都洛岛北部的全岛最高峰——哈尔空山（Halcon）周围的广袤山地上，人口近3万。民都洛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南方外海，是菲律宾第七大岛，面积10,245平方公里，分为东民都洛和西民都洛两个省。一条西北—东南走向的中央山脉贯穿整个民都洛岛，广袤的山区占全岛近一半的面积。芒扬民族是山地土著民族，中央山脉及其附近的山区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区域。芒扬民族一共分为8个部族，从北到南依次为Iraya、Alangan、Tadyawan、Taubuhid、Buhid、Bangon、Hanunuo、Ratagnon，总人口约10万。阿拉安是芒扬民族的一个部族，通常自称“芒扬人”，因为“芒扬”（Mangyan）一词在阿拉安—芒扬语中的意思是“人”。阿拉安人从事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果实采集及狩猎，富有流动性的村社是阿拉安人基本的群体生活单位，他们的村社散布在广袤的山区中，由于轮耕的需要每隔数年就会迁移。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和外界平地民族的影响，不少人来到山脚及其附近的平地定居，逐渐建立起大型的村落，在这些山脚村社中又新增了给平地民族做雇农、拾稻穗等谋生手段。笔者于2004年7月、2006年4月和2007年1至2月三次在该土著民族从事田野工作，在诸多阿拉安村社中调查神话的流传形态和信仰方式，以及与神话密切相关的占卜、神判、神谕和巫术等。

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文明早已席卷全球，不过在菲律宾偏远的山区和海岛，还有许多较少受到现代文明影响、保持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信仰的土著居民，阿拉安—芒扬人就是其中之一，神话依然以“活形态”流传在阿拉安人的山地村社中。现代民俗学研究除了关注神话等民间叙事的“文本”（text）内容本身外，也非常关注“本文”（texture）^[1]——即神话是如何被讲述的，这些文本之外的信息对于理解神话及其信仰者有着至关重要

的意义。“活形态”神话由于承载了大量“本文”层面上的信息，成为了学者关注的重点。在民间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分类：一是学术分类，又称“分析分类”（analytic category），即现代民俗学者根据一定标准把某民族的民间叙事分作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等数种样式或体裁（genre）；二是自然分类（native category），即民俗持有者对本民族民间叙事的分类，并给予了相应的名称。学术分类存在于学者的理论构建中，而在田野中，原住民并不知道“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些语汇各为何物，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当地的相关称谓和具体分类，也就是说，原住民通常也拥有一套民俗领域的“地方性知识”。本文从田野搜集的“活形态”阿拉安神话入手，分析阿拉安神话的“本文”，探讨阿拉安人对于本民族各种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原住民主位式（emic）神话观，从而达到对阿拉安“地方性知识”的认知。

一 神话观的理论问题回溯

本文所探讨的神话观，是指拥有并信仰神话的民族对于本民族神话的看法和态度，其最主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原住民自己是如何将神话区别于传说、民间故事等其他样式的民间叙事，即原住民对于自己口头叙事的自然分类是什么。原住民的自然分类是主位式的文化认知，是土著居民的“地方性知识”，研究时应采取亲身体验、参与观察的主位研究法，这就涉及民俗学中一些重要的概念和方法。

现代民俗学、人类学倡导在异文化研究中采取“主位研究”（emic perspective）的方法。马林诺夫斯基曾强调学者们的田野作业应该是科学、系统的“参与观察”，在采集神话文本的同时，还应重视这些信仰存在的形式^[2]。克拉克洪亦曾提出“人类学家的首要职责就是把事件放置于作为其研究对

阿拉安人主要分布在杜拉安河（Dulangan）流域、阿拉安河谷及其周边的山麓上。关于阿拉安部族详细人口，早期各种机构的数据基本上较为一致，彼此相差不大：菲律宾国家人口普查结果为1970年10,254人，1975年19,106人。但到了近些年，不同机构的统计结果相去甚远，南部文化委员会1987年的统计是47,580人；全国原住民族委员会2000年的统计是56,594人；而菲律宾文化中心1998年的数据仅有13,500人。这些数据的出入可能是由于阿拉安各村社富有流动性，且散布在大片山区中；不同机构对于阿拉安族群的划分、调查的细致程度上也有所差异。有很多山地村社分布在非常偏僻、艰险的山区内陆，调查人员根本无法到达；还有一些村社的人因为害怕外来调查人员在人口普查时逃离了村社，便没有统计在内。此外，阿拉安领地之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平地民族定居点或者其他芒扬部族，划分不清就造成了多余统计。所以综合各方面的数据，参考当地教会组织的经验数据，并结合笔者自己的田野经验，现在的阿拉安部族人口应不超过3万。

东民都洛省（Oriental Mindoro）面积5,879.8平方公里，人口715,776人，人口密度为164人/平方公里；西民都洛省（Occidental Mindoro）面积4,364.7平方公里，人口399,110人，人口密度为68人/平方公里。数据来源：National Mapping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Authority (NAMRIA), HYDD Publishing, San Juan, 2002.

Taubuhid部族也拼作“Taubuid”或“Tawbuid”，Bangon是近10年来最新划分出来的；Ratagnon部族又称“Latagnon”或“Datagnon”，说的是一种不同于其他7个芒扬部族语言的比萨语——Cuyunon语，被认为并非民都洛岛的芒扬族原住民，但作为民都洛岛的古老居民，通常也被划入芒扬人的范畴之内。

当地教会组织、人类学家较为一致地公认，芒扬人占民都洛总人口的比例维持在8% - 10%，今天民都洛岛总人口已达110万，所以现在芒扬民族的人口大约是9 - 11万。

象的人们的视角下来研究”^[3]。正如现代工业社会的人们用“科学知识”去思考和理解世界一样，土著居民是用“神话”去解释和理解他们的世界的，神话既是原住民族的思维方式，又是他们的“知识”；神话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而是特定的“地方性”知识。在文化研究领域，“地方性”这个独特的术语源于解释人类学，格尔茨提出用“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的概念来描写原住民族的文化形态。格尔茨强调，文化研究应该是采用“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的眼界”，去诠释文化持有者对其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而理解文化持有者的心灵^[4]。原住民族的地方性知识是由诸多内容构成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民间叙事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原住民族的信仰体系中，神话在数量上虽然较少，但却是核心。因为神话讲述的是世界、人类等万事万物的起源和变化，是土著民族对周边世界和自身最为基础性的解释，所以它构成了土著民族信仰体系的基础与核心。邓迪斯曾提出运用“口头文学批评”（oral literary criticism）的概念，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探索民俗事项的意义^[5]。因为神话是“地方性”的，包含了该民族自己的文化特色、民族心理特质、具有民族特色的符号及其特定的象征内涵，是该民族特定的文化认知。要想真正理解神话，必须采取“地方性”的方法，深入到土著居民中观察和思考；从土著居民的心灵出发，运用“地方性”的思维去理解原住民关于民间叙事的“地方性”知识，还原神话流传民族对本民族神话的理解和认识。这正是本文始终采用的思路。

在现代民俗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是最早关注并科学描述原住民神话观的学者之一。他曾强调，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土著居民也对本民族的各种口承叙事进行了分类，即存在着原住民自己的“自然分类”；而且在土著自己的观念中，神话与其他样式的民间叙事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马氏指出，原住民们以是否信以为真为标准，对本地的口承叙事进行分类，并给予了不同的称呼，信实程度才是最重要的分类依据。特罗布里恩德岛人把当地的民间叙事分为三种，分别称作“liliu”、“libwogwo”和“kukwanebu”，分别对应

着现代民俗学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马氏提出，一方面神话是解释性的，用古老时代发生的故事来告诉人们今天的各种仪式、习俗、道德从何而来，为何而来。liliu（神话）被土著视为是真实的，而且还是“崇敬而神圣”的，它给土著的各种仪式、礼数、巫术、魔法、道德、社会规则提供了“具体而有前例可援的故事”，作为理论依据和历史性的权威，各种仪式、巫术、信仰等都与相应的神话联系在一起^[6]。土著们常直接引证神话的内容，说这些习俗是liliu中叙述的事情所产生的结果，于是这些习俗就具有了合法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马氏强调神话又是神圣性的，暗示人们必须崇敬和尊重这些古老故事中揭示的准则，按照故事中的叙述在现实生活中施行这些仪式、习俗和伦理道德。因为liliu这类故事“编在仪式、道德与社会组织里面”，既不是为了娱乐和趣味，也不仅仅是当作真事而讲述，它所讲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极为远古的原初世界，是一切的初始和开端，在那个世界发生的种种事情最终决定了今天土著们所实践的各种行为和准则，包括所有的仪式、习俗和道德^[7]。于是，liliu（神话）在原住民的思维中占据了最为基础的地位。

威廉·巴斯科姆在著名论文《民间文学形式：散文叙事》^[8]中曾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相比较，以民间叙事流传民族自己的信实度、取态、讲述特点作为衡量的尺度，提出了散文体民间叙事的分类，标定了神话不同于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特征。威廉·巴斯科姆所提出的分类是根据浩如烟海的民俗材料总结出来的，采用了民间叙事流传的民族对于本民族民间叙事的态度，作为散文体民间文学分类的标准，也就是说，其强调的是富有主位式色彩的文化认知。然而，威廉·巴斯科姆的分类依然是抽象出来的学术分类，是学者们构建的理想模式。这一理想模式几乎可以概括世界上所有民族对于民间文学分类的观念；但若具体到某一民族，该民族对于“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理解往往会带有“地方性”的特征，该民族自己的“自然分类”与这一学术分类很可能会存在细微的差异。本文所论述的阿拉安民间文学的自然分

巴斯科姆在《民间文学形式：散文叙事》中，提出一系列要素来划分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其中，神话是发生在遥远的过去、在一个与今天不同的古老世界、主要角色是非人类的真实的事情，它被原住民认为是神圣的；在具体讲述时，既没有程序性的开场白，也没有特别的限制。

类，与威廉·巴斯科姆的学术分类相比就并非完全相同，这正是本文力图揭示的。

二 阿拉安—芒扬人的神话

笔者在三次田野工作中共采集到 60 多则阿拉安神话的异文，它们的情节大同小异，叙事时都是按照事情发生先后的时间主线逐一展开。在结构人类学看来，一个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只不过是源自同一社区或者邻近或僻远社区的其他一些神话的一种转换（transformation）而已”，可以从一组神话中归纳出具有典型意义的“参照神话”（reference myth）并用作文本分析^[9]。于是，笔者对这些异文进行归纳，得出芒扬阿拉安神话中具有“参照”意义、较为典型的文本：

在遥远的过去，创世神灵安布奥（Ambuao）创造了天空、大地、人类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今天的世界即从那时开始形成。大地就像一个藤盘子（bilao），安布奥用手托举着大地，地震、台风、下雨、打雷、闪电等自然现象都是他身体的动作造成的。世界有一个出水口，叫“Bulutan”，所有的河流、海洋都会流到那里，流到另一个世界“tuyungan”当中。那时人们怀孕、生育的方式是两腿交叉、小腿肚生人，人们还没有生殖器官（mamo），也不知道如何两性交合（agbaban）。那时的人们还拥有特殊的“命令能力”——一种神奇而强大的能力，可以命令各种工具自动劳作，所以不用自己干活就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天上和地上都有人，天空与大地的距离很近，在山巅的 Laylayan 那里有一个竹梯供人们上下。后来，因为人们行为不当，品德败坏，做坏事，或者因为父女、同胞兄妹之间发生了乱伦行为，结果出现了一场原始大洪水（pureres）。安布奥神把 Bulutan 用木头堵住了，于是可怕的大洪水席卷了全世界，人类和各种财物，所有的动物、植物都被湮没在滔天浊浪之中。于是，人们都灭绝了，只有一对兄妹因为爬上了哈尔空等高山，或者爬上了能够随水涨而长的芦苇草，或者采取了其他的避水方法，得以幸存下来。后来各来了一只青蛙、鳗鱼和虾，把 Bulutan 堵塞的木头清理掉，于是洪水就退去了。兄妹俩便结婚生子，开始重新繁衍人类。到那时，人们才开始拥有生殖器官，开始两性交合，在肚子里怀孕生孩子；但人们失去了“命令能力”，必须自己下地干活，从此开始有了穷困和苦难的生活。此

时的天与地也彻底分开了，Laylayan 的天梯没有了，大地陷下去变成了一个湖，从此人们只能生活在地面上。这对兄妹生下来的几个孩子分别成为了芒扬人和其他民族的最早祖先，比如长子成为了山上的精灵，次子是芒扬人的祖先，三子是菲律宾平地民族他加禄人的祖先，四子、五子也成为了其他民族的始祖。这对兄妹的后代不断繁衍，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芒扬民族以及世界上其他民族。关于这对兄妹的后代，还有不少丰富多彩的故事。

稍作分析，上述阿拉安神话的情节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部分：（1）至高神安布奥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并具有种种特异形态；（2）发生了惩罚性的大洪水，同胞兄妹幸存下来，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3）幸存人类繁衍后代，演化出各种族、民族的祖先。不难发现，从内容上看，阿拉安人的神话可以视为广义上的民间故事，这三个部分实际上分别是关于万事万物起源的创世神话、关于大洪水灾难的洪水神话，以及关于土著民族起源的始祖传说。阿拉安人自己则把这些神话叙事视为本民族的一段连续的古老历史，其中包含了各个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于是我们所见的阿拉安神话，实际上是创世神话、洪水神话以及始祖传说三部分内容按照时间顺序连接在一起，在叙事时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逐一展开。

三 阿拉安—芒扬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

在阿拉安人中，神话是“活形态”的，经常被原住民讲述。要理解阿拉安人的神话观，必须通过原住民用本民族语言对于口头叙事的表述，分析报告人采用的本民族语汇中的称谓及其解释。在日常讲述中，阿拉安人把那场上古大洪水称之为“pureres”，这是一个阿拉安语中的专用词汇，特指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即远古时代的那场大洪水灾难。报告人反复强调，“pureres”绝非“普通的洪水”，“如果现在河里涨大水，应该用别的词来说，并不能用‘pureres’”，“‘pureres’只发生过一次，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一次；如果再发生一次的话，我们大家都会淹死”。阿拉安语是阿拉安人的母语和本族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他加禄语作为菲律宾全国的通用语，是阿拉安人在与外界平地民族长期

在现代民俗学中，“故事”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内涵，广义上泛指一切民间叙事，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种民间文学样式；狭义上特指其中的民间故事这一民间文学样式。

报告人（informant），即提供关于本地民俗文化信息的人。笔者在数次田野调查中，对 20 多个村社的上百名阿拉安原住民做了访谈；这些报告人年龄不同，身份各异，提供了大量可以相互印证的信息。

交往中学会的外来语，平时只是在与非本族人（包括笔者在内）打交道时才使用。从语言学角度来看，阿拉安语与他加禄语相当接近，它们同属于南岛语系印尼语族，有众多的同源词和相似的语法结构，所以他加禄语非常适合作为阿拉安语的参照。大多数阿拉安人都掌握他加禄语，并且可以在两种语言间灵活切换进行表述。在调查中，几乎所有报告人都使用了上述两种语言来解释“关于大洪水的故事”、“关于安布奥神的故事”等概念，采用了两种语言的词汇系统和特定称谓。

比较这两套语言称谓之间的异同，更有利于深入探索原住民关于口头叙事的自然分类。阿拉安人对“关于大洪水的故事”的他加禄语称谓是“lumang kuwento ng pureres”，用阿拉安语则称作“pangisud n pureres”，两个称呼的意思都是“关于pureres的古老故事”。类似的，关于安布奥神的故事，阿拉安语叫作“pangisud n Ambua”，用他加禄语则称作“kuwento ni Ambua”。阿拉安人所用的他加禄语称谓“kuwento”可以翻译为“故事”，不过这个“kuwento”可以作为阿拉安人对于各种口头散文体叙事的通称。当他们说到大洪水时，会特别强调它是一种“古老的”（luma）故事。报告人用他加禄语向笔者解释时，称之为“lumang-lumang kuwento”，即重复了词根“luma”（古老）。在他加禄语语法上，这是一种修饰程度加强的表述，即强调“非常非常古老”，属于古老的过去，而不属于最近和现在。

“pangisud n pureres”是报告人使用的阿拉安语称谓。“pangisud n”在阿拉安语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虽然报告人常用“kuwento”来解释“pangisud n”，但这两个概念绝非对应。报告人解释说，“pangisud n”就是他加禄语中的‘kuwento’，但“又并非普通的‘kuwento’”，“‘kuwento’包括的内容比‘pangisud n’要多”，因为“‘pangisud n’还有历史的意思”，只有“以前的、千真万确发生了的‘kuwento’才是‘pangisud n’”。实际上，“kuwento”是一个大类，是对于所有口头叙事的统称，只要阿拉安人讲故事，就是在讲“kuwento”，“pangisud n”只是其中的一个种类而已。

实际上，阿拉安人拥有两类“kuwento”（故事），“pangisud n”是第一类，它指的是对各种真实事件的讲述，而且在时间上，这些事件应该是很久以前发生的，而不是比较近的过去。“pangisud n”是名词，它的词源是另一个阿拉安

语词汇“gisud”。“gisud”是动词，在阿拉安语中的意思是“回头看”，而且阿拉安人认为，这个“回头看”的对象常常不是具体的事物，而偏向于各种抽象的概念，比如某件过去发生的事情、某人以前的经历，于是“pangisud n”作为从“gisud”演变出的名词，直译过来就是“往回看到的东西”。所以在阿拉安人的认知中，“pangisud n”明显带有“历史”的内涵，而且确实有少数报告人也曾向笔者明确解释道“我们芒扬人说的‘pangisud n’其实也是他加禄语中的‘kasaysayan’（他加禄语意为‘历史’）”。不过需要辨明的一点是，“pangisud n”又不完全等同于我们现代人眼中的“历史”，它还被原住民赋予了口头表演的内涵。阿拉安人认为，“pangisud n”必须是人们口头讲述出来的、较远过去发生的真实故事；所以它的本质是口述的故事，是人们的平日口头讲述的一种故事类型，是原住民记忆中的想象文本，是一个通过口头来表现的表演文本，并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承载者的客观实在。在没有书写传统的阿拉安人看来，但凡不是口头讲述出来的，就不能算是“pangisud n”。平时阿拉安人用“pangisud n”这个词时，常常用的是它的动词形式“agpangisud n”，即“讲以前的故事”，所以笔者认为“pangisud n”的概念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历史”，而应该是“具有历史性质的真实的口头故事”。

“barugi”是阿拉安人的第二类“kuwento”。报告人称“‘pangisud n’是故事，‘barugi’也是故事”，“我们这儿说的‘pangisud n’和‘barugi’都是他加禄语里的‘kuwento’（故事）”。“barugi”也是一个阿拉安语词汇，指的是pangisud n之外的其他的各种事件，这些事情可真可假，而且是否真实并不重要，讲述者和听众都不会在意。有些事可能是真实的，有些可能只是讲述者的道听途说或随意编造而已，也有些是嘲讽、戏谑和开玩笑，还有些则是评说一些人和事的闲言碎语。在时间上，“barugi”大多是指比较近的过去发生的事情，或者就是最近刚发生的故事。“barugi”的动词形式是“agbarugi”，意思是“讲barugi故事”。如果看到三五个阿拉安人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地聊天，去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会回答“我们正在agbarugi啊”。当土著说“我们正在agbarugi”，无论是听众还是讲述者，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随意的。虽然

阿拉安人的“历史”存在于口头讲述，他们绝不会认可一本历史书，或者一件考古文物是“pangisud n”，这与我们现代人恰好相反。

barugi中也有一些是合乎常理,甚至有证据可循的,但听众并不会把 barugi的内容全部当真,讲述者也不够严肃和认真,常常充满了调笑和戏谑。在讲述过程中,听和讲的双方甚至直接就会说:“这是听说的”、“这是某某人编出来的”、“这当然不是真的”。相反地,当土著说“我们正在 agpangisud n”时,态度则是认真的,绝不会随意编造和肆意调笑,至少讲述者会把这些讲述当作为真实历史事件来看待,并且在讲述中会努力争取听众也相信这些故事都是真事。最终,对于听讲双方,无论 pangisud n的具体情节有多么奇幻和神妙,都会被信以为真。

此外,阿拉安人还用“rakayan pangisud n”一词来称呼关于大洪水和创世神灵安布奥一类的 pangisud n,这个概念的外延要小于一般意义上的 pangisud n。除了大洪水,只有安布奥神创造世界、世界刚起源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才能称作“rakayan pangisud n”,总之都是一些发生在最为古老时代、与起源事件有关的 pangisud n。“rakayan”在阿拉安语中是开端、开始的意思,“rakayan pangisud n”在这里指的是“初始的 pangisud n”,即“最初开始的故事”或“历史故事的开头部分”。报告人称“不是非常古老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能叫作‘rakayan pangisud n’”,“因为那些算不上是最开始的”。关于“rakayan”这个词的意思,报告人提供了两层解释:第一层,“‘rakayan’是 pangisud n中的一个部分”,“pangisud n中最最早那部分的事情,叫做‘rakayan pangisud n’”。也就是说,在阿拉安人的认知中,rakayan pangisud n是他们所有的讲述历史的 pangisud n中位于最初开端时代的那一部分 pangisud n。第二层,“‘rakayan’也可以是某个具体故事的开端、开始部分”的情节,比如“rakayan purees”就是大洪水故事开头部分关于洪水如何发生的那一部分情节。

四 阿拉安的“地方性民俗知识”

综观“pangisud n”、“barugi”、“rakayan pangisud n”这三个阿拉安语汇,它们显然是阿拉安人的三个自然分类,合在一起便共同构成了阿拉安人自己的知识系统,即所谓的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可以借鉴马林诺夫斯基和巴斯科姆提出的分类标准,把这套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与现代民俗学进行比较。

不难看出,“pangisud n”基本上相当于现代民俗学中的神话加上传说。一方面,阿拉安人强调用“lumang - lumang kuwento”来解释“pangisud n”,

明确说明“pangisud n”的第一个核心特点,就是非常古老,具有历史性。其中还有一类“rakayan pangisud n”,又是所有 pangisud n当中最为古老和初始的。另一方面,阿拉安人又清楚地意识到“pangisud n”和“barugi”两个类型虽然都是“故事(kuwento)”,但在是否为真上却有着鲜明的区别,这又说明了“pangisud n”的第二个核心特点,即具有绝对真实性。

“rakayan pangisud n”作为 pangisud n中独特的一部分,是 pangisud n的亚类型。它的内涵非常明确,相当于神话,包括了创世神话和洪水神话。阿拉安人特地用“rakayan”(开端)这个词来称呼,体现出神话在土著社区中具有“万物起源”的特性。

不属于 rakayan pangisud n的其他 pangisud n,相对于 rakayan pangisud n可以自成一类,它们是关于一些发生在创世、洪水之后的真实事件的故事,正好与 rakayan pangisud n相对。不过阿拉安人并没有给这一类故事单独命名,笔者姑且称之为“普通的 pangisud n”。这一类可以被归入现代民俗学中的传说,因为它们也是被信实的,也具有历史性,但讲述的并非最初开端和起源的历史。但是传说与“普通的 pangisud n”又并非一一对应,因为还有一些传说被阿拉安人归入了“barugi”。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安人认为,“普通的 pangisud n”在数量上要比 rakayan pangisud n多,真正的 rakayan pangisud n是非常少的,而且把各个片段连续起来,其实只有一个故事,即最初世界创造、民族产生的那个故事。这与现代民俗学的认识相吻合,即在一个民族中,神话的数量相对于传说和民间故事是非常有限的。

“barugi”是阿拉安人所有自然分类中覆盖范围最广、数量最丰富的,相当于狭义民间故事加上一部分传说。报告人也提出,“barugi要比 pangisud n多得多”。“barugi”与现代民俗学中的狭义民间故事相似,但所涵盖的范围比狭义民间故事要稍大一些,不仅包括了寓言、笑话、生活故事等,同时又涵盖了一部分民间传说,因为“barugi”中有一些也被阿拉安人认为是真实的、有据可循的故事。

“kuwento”这个他加禄语外来词对于阿拉安人而言则是一个总称,统称了阿拉安人所有的口头叙事,相当于现代民俗学中广义的民间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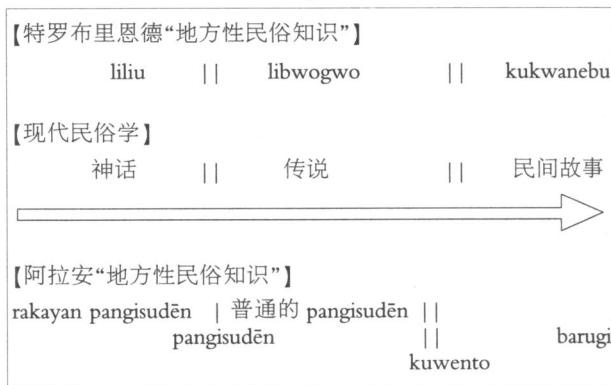
对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是土著民族在民俗方面重要的“地方性知识”,所以笔者在这里使用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的说法。通过上述对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的自然分类与现代民俗学

的学术分类之间的比较，显而易见，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与我们通行的现代民俗学、马林诺夫斯基观察的特罗布里恩德人的“地方性民俗知识”三者既大致相似，又在具体的细节上不尽相同。一方面，阿拉安人对民间叙事的自然分类和特罗布里恩德人的一样，都取决于在口头叙事时采取的心理态度和信实程度；另一方面，它与现代民俗学中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的概念又并非完全一一对应。阿拉安自然分类中就没有明确的、单独的“传说”的概念，实际上传说是相当于“普通的 pangisud n”加上一部分“barugi”。根本上，这还是因为土著民族的文化认知是富有地方性色彩的，终归还是一套“地方性民俗知识”。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虽然与现代民俗学非常接近，但又并不像特罗布里恩德“地方性民俗知识”那样可以与现代民俗学一一对应。下图把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特罗布里恩德“地方性民俗知识”这两种自然分类，与现代民俗学对于民间叙事的学术分类平行列出，比较了这三种分类中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主要概念所涵盖的具体范畴。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讨论的是阿拉安人的“地方性知识”，从民间叙事自然分类的角度探讨了阿拉安人的神话观，并把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中的自然分类与现代民俗学中神话、传说、民间故

阿拉安“地方性民俗知识”与特罗布里恩德“地方性民俗知识”、现代民俗学概念范畴比较图：



注：图中“||”表示民间文学样式的主要分类，“|”表示民间文学样式主要分类下的亚类型；两种竖线之间的位置都对应着相关民间文学样式概念的范畴；带箭头的横线表明了民间文学叙事内部的时间序列，即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就发生的时间而言是有先后之分的，神话发生的时间要远早于后两者。

事的学术分类进行了比较，阐释了阿拉安神话观的地方性色彩。毋庸置疑，本文研究阿拉安一芒扬民族的民间叙事自然分类是一则研究“异文化”的个案，其目的是在那些具有边缘性质的、传统的“地方性知识”中寻求与我们现代人观念貌似相似而实则相异的非西方的、非现代性的文化认知，通过“推人及己”的理解方式，探索土著民族的“主位式”文化认知，达到人类的自我理解。

【注 释】

[1] 王娟：《民俗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4页。
[2]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30-136页。
[3] Clyde Kluckhohn, *Mirror for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49, p. 300. 转引自张光直：《考古学——关于若干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再思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4页。
[4] 美 克利福德·格尔茨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第72、73、90页。
[5] 美 阿兰·邓迪斯著，户晓辉译《民俗解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6-48页。
[6] 同 [2]，第132页。
[7] 同 [5]。
[8] 美 威廉·巴斯科姆：《民间文学形式：散文叙事》，阿兰·邓迪斯编，朝戈金等译《西方神话学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15页。
[9] 列维·斯特劳斯著，周昌忠译《神话学：生食与熟食》，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第8页。

【责任编辑：吴宏娟】